

中國書法經緯論叢

書論 彙要

樂保群編

故宮出版社

下

中國書法經緯論叢

書論彙要

下冊

故宮出版社

書法雅言

〔明〕項穆

項穆，初名德，後改為純，復改名穆，字德純，號貞元，又號無稱子，（《四庫全書》作無邪子。）浙江秀水人，為著名收藏鑒賞家項元汴之子，主要活動於萬曆間。穆承家學，耳濡目染，故於書法特工，因抒心得，作成此編。

書統

河馬負圖，洛龜呈書，此天地開文字也。義畫八卦，文列六爻，此聖王啓文字也。若乃龍鳳龜麟之名，穗雲科斗之號，篆籀嗣作，古隸爰興，時易代新，不可殫述。信後傳今，篆隸焉爾。歷周及秦，自漢逮晉，真行迭起，章草浸孳，文字菁華，敷宣盡矣。

然書之作也，帝王之經綸，聖賢之學術，至於玄文內典，百氏九流，詩歌之勸懲，碑銘之訓戒，不由斯字，何以紀辭？故書之為功，同流天地，翼衛教經者也。夫投壺射矢，猶標觀德之名；作聖述明，本列入仙之品。宰我稱仲尼賢於堯、舜，余則謂逸少兼乎鍾、張。大統斯垂，萬世不易。

第唐賢求之筋力軌度，其過也嚴而謹矣；宋賢求之意氣精神，其過也縱而肆矣；元賢求性情體態，其過也溫而柔矣。其間豪傑奮起，不無超越尋常；概觀習俗風聲，大都互有優劣。明初肇運，

尚襲元規，豐、祝、文、姚，竊追唐躅，上宗逸少，大都畏難。夫堯、舜人皆可為，翰墨何畏於彼？逸少我師也，所願學是焉。奈自祝、文絕世以後，南北王、馬亂真，邇年以來，競倣蘇、米。王、馬疏淺俗怪，易知其非；蘇、米激厲矜誇，罕悟其失。斯風一倡，靡不可追。攻乎異端，害則滋甚。況學術經綸，皆由心起，其心不正，所動悉邪。宣聖作《春秋》，子與距楊、墨，懼道將日衰也，其言豈得已哉。柳公權曰：「心正則筆正。」余則曰：人正則書正。《取捨》諸篇，不無商、韓之刻；《心相》等論，實同孔、孟之思。六經非心學乎？傳經非六書乎？正書法，所以正人心也；正人心，所以閑聖道也。子與距楊、墨於昔，予則放蘇、米於今。垂之千秋，識者復起，必有知正書之功，不愧為聖人之徒矣。

古今

書契之作，肇自頡皇；佐隸之簡，興於嬴政。他若鳥宿芝英之類，魚蟲薤葉之流，紀夢瑞於當年，圖形象於一日，未見真跡，徒著虛名，風格既湮，考索何據。信今傳後，責在同文；探蹟搜奇，要非適用。故書法之目，止以篆隸古文，兼乎真行草體。書法之宗，獨以羲、獻、蕭、永、佐之虞、褚、陸、顏。他若急就、飛白，亦當游心，歐、張、李、柳，或可涉目。

所謂取法乎上，僅得乎中。初規後賢，冀追前哲，匪是今之世，不能及古之人，學成一家，不必廣師群妙者也。米元章云：「時代壓之，不能高古，自畫固甚。」又云：「真者在，前氣焰懾人，畏彼益深。」至謂「書不入晉，徒成下品，若見真跡，惶恐殺人」。既推二王獨擅書宗，又阻後人不

敢學古，元章功罪，足相衡矣。

噫！世之不學者固無論矣，自稱能書者有二病焉。巖搜海釣之夫，每索隱於秦漢，井坐管窺之輩，恒取式於宋、元。太過不及，厥失維均。蓋謂今不及古者，每云今妍古質，以奴書為誚者，自稱獨擅成家。不學古法者，無稽之徒也；專泥上古者，豈從周之士哉！夫夏彝商鼎，已非汙尊抔飲之風，上棟下宇，亦異巢居穴處之俗。生乎三代之世，不為三皇之民，矧夫生今之時，奚必反古之道！

是以堯、舜、禹、周，皆聖人也，獨孔子為聖之大成；史、李、蔡、杜，皆書祖也，惟右軍為書之正鵠。奈何泥古之徒，不悟時中之妙，專以一畫偏長，一波故壯，妄誇崇質之風，豈知三代後賢，兩晉前哲，尚多太樸之意。

宣聖曰：「文質彬彬，然後君子。」孫過庭云：「古不乖時，今不同弊。」審斯二語，與世推移，規矩從心，中和為的。謂之曰「天之未喪斯文」，逸少於今復起，苟微若人，吾誰與歸。

辨體

夫人靈於萬物，心主於百骸。故心之所發，蘊之為道德，顯之為經綸，樹之為勳猷，立之為節操，宣之為文章，運之為字跡。爰作書契，政代結繩，刪述侔功，神仙等妙，苟非達人上智，孰能玄鑒入神。但人心不同，誠如其面，由中發外，書亦云然。

所以染翰之士，雖同法家，揮毫之際，各成體質。考之先進，固有說焉。孫過庭曰：「矜斂者弊於拘束，脫易者失於規矩，躁勇者過於剽迫，狐疑者溺於滯澀。」此乃舍其所長而指其所短也。

夫悟其所短，恒止於苦難，恃其所長，多畫於自滿。孫子因短而攻短，予也就長而刺長。使藝成獨擅，不安於一得之能，學出專門，益進於通方之妙。理工辭拙，知罪甘焉。

夫人之性情，剛柔殊稟，手之運用，乖合互形。謹守者拘斂雜懷，縱逸者度越典則；速勁者驚急無蘊，遲重者怯鬱不飛；簡峻者挺倔鮮適，嚴密者緊實寡逸；溫潤者妍媚少節，標險者雕繪太苛；雄偉者固愧容夷，婉暢者又慚端厚；莊質者蓋嫌魯樸，流麗者復過浮華；駛動者似欠精深，纖茂者尚多散緩；爽健者涉茲剽勇，穩熟者缺彼新奇。此皆因夫性之所偏，而成其資之所近也。

他若偏泥古體者，蹇鈍之迂儒；自用為家者，庸僻之俗吏；任筆驟馳者，輕率而逾律；臨池猶豫者，矜持而傷神；專尚清勁者，枯峭而罕姿；獨工豐豔者，濃鮮而乏骨。此又偏好任情，甘於暴棄者也。

第一「施教者貴因材施教，自學者先克己」，審斯二語，厭倦兩忘。與世推移，量人進退，何慮書體之不中和哉！

形質

穹壤之間，齒角爪翼，物不俱全，氣稟使然也。書之體狀多端，人之造詣各異，必欲眾妙兼備，古今恐無全書矣。然天地之氣，雨暘燠寒，風雷霜雪，來備時敘，萬物榮滋，極少過多，化工皆覆。故至聖有參贊之功，君相有變理之任，皆所以節宣陰陽而調和元氣也。

是以人之所稟，上下不齊，性賦相同，氣習多異，不過曰中行、曰狂、曰狷而已；所以人之於書，

得心應手，千形萬狀，不過曰中和、曰肥、曰瘦而已。若而書也，修短合度，輕重協衡，陰陽得宜，剛柔互濟。猶世之論相者，不肥不瘦，不長不短，為端美也。此中行之書也。

若專尚清勁，偏乎瘦矣，瘦則骨氣易勁，而體態多瘠。獨工豐豔，偏乎肥矣，肥則體態常妍，而骨氣每弱。猶人之論相者，瘦而露骨，肥而露肉，不以為佳，瘦不露骨，肥不露肉，乃為尚也。使骨氣瘦峭，加以沉密雅潤，端莊婉暢，雖瘦而實腴也。體態肥纖，加以便捷遒勁，流麗峻潔，雖肥而實秀也。瘦而腴者，謂之清妙，不清則不妙也。肥而秀者，謂之豐豔，不豐則不豔也。

所以飛燕與王嬙齊美，太真與采蘋均麗。譬夫桂之四分，梅之五瓣，蘭之孕馥，菊之含叢，芍藥之富豔，芙蓉之燦灼，異形同翠，殊質共芳也。臨池之士，進退於肥瘦之間，深造於中和之妙，是猶自狂狷而進中行也，慎毋自暴且棄哉。

品格

夫質分高下，未必群妙攸歸；功有淺深，詎能美善咸盡。因人而各造其成，就書而分論其等，擅長殊技，略有五焉。一曰正宗，二曰大家，三曰名家，四曰正源，五曰傍流。並列精鑒，優劣定矣。此會古通今，不激不厲，規矩諳練，骨態清和，眾體兼能，天然逸出，巍然端雅，奕矣奇解。此謂大成已集，妙入時中，繼往開來，永垂模軌，一之正宗也。

篆隸章草，種種皆知，執使轉用，優優合度，數點眾畫，形質頓殊，各字終篇，勢態迥別，脫胎易骨，變相改觀。猶之世祿巨室，方寶盈藏，時出具陳，煥驚神目，二之大家也。

真行諸體，彼劣此優，速勁遲工，清秀豐麗，或鼓骨格，或炫標姿，意氣不同，性真悉露。譬之醫卜相術，聲譽廣馳，本色偏工，藝成獨步，三之名家也。

溫而未厲，恭而少安，威而寡夷，清而歉潤，屈伸背向，儼具儀刑，揮灑弛張，恪遵典則。猶之清白舊家，循良子弟，未弘新業，不墜先聲，四之正源也。

縱放悍怒，賈巧露鋒，標置狂顛，恣來肆往，引倫蛇掛，頓擬蟆蹲，或枯瘦而巉巖，或穠肥而汜濫。譬之異卉奇珍，驚時駭俗，山雉片翰如鳳，海鯨一鬣似龍也，斯謂傍流，其居五焉。

夫正宗尚矣，大家其博，名家其專乎？正源其謹，傍流其肆乎？欲其博也先專，與其肆也寧謹。由謹而專，自專而博，規矩通審，志氣和平，寢食不忘，心手無厭，雖未必妙入正宗，端越乎名家之列矣。

資學

書之法則，點畫攸同；形之楮墨，性情各異。猶同源分派、共樹殊枝者，何哉？資分高下，學別淺深。資學兼長，神融筆暢，苟非交善，詎得從心。

書有豔格，非學弗知。若學優而資劣，作字雖工，盈虛舒慘、回互飛騰之妙用弗得也。書有神氣，非資弗明，若資邁而學疏，筆勢雖雄，鈎揭導送、提搶截拽之權度弗熟也。所以資貴聰穎，學尚浩淵。資過乎學，每失顛狂；學過乎資，猶存規矩。資不可少，學乃居先。古人云：蓋有學而不能，未有不學而能者也。

然而學可勉也，資不可強也。天資縱哲，標奇炫巧，色飛魂絕於一時；學識諳練，入矩應規，作範垂模於萬載。孔門一貫之學，竟以參、魯得之，甚哉學之不可不確也。

然人之資稟有溫弱者，有剽勇者，有遲重者，有疾速者。知克己之私，加日新之學，勉之不已，漸入於安，萬川會海，成功則一。若下筆之際，枯澀拘攣，苦迫蹇鈍，是猶朽木之不可雕，頑石之難乎琢也已。譬夫學謳之徒，字音板調，愈唱愈熟，若齒唇漏風，喉舌淺缺，沒齒學之，終奚益哉！

附評

夫自周以後，由漢以前，篆隸居多，楷式猶罕。真章行草，趨吏適時，姑略上古，且詳今焉。夫道之統緒，始自三代而定於東周；書之源流，肇自六爻而盛於兩晉。宣尼稱聖時中，逸少永寶為訓。蓋謂通今會古，集彼大成，萬億斯年，不可改易者也。

第自晉以來，染翰諸家，史牒彰名，縹緗著姓，代不乏人，論之難殫。若品格居下，真跡無傳，予之所列，無復議焉。

蓋聞張、鍾、羲、獻，書家四絕，良可據為軌躅，爰作指南。彼之四賢，資學兼至者也。然細詳其品，亦有互差。張之學，鍾之資可尚已。逸少資敏乎張，而學則稍謙；學篤乎鍾，而資則微遜。伯英學進十矣，資居七焉。元常則反乎張，逸少皆得其九。子敬資稟英藻，齊轍元常，學力未深，步塵張草。惜其蘭折不永，躡彼駿馳，玉琢復磨，疇追驥驟。自云勝父，有所恃也，加以數年，豈浪語哉。

六朝名家，智永精熟，學號深矣；子雲飄舉，資稱茂焉。至於唐賢之資，褚、李標幟；論乎學力，陸、顏蜚聲。若虞若歐，若孫若柳，藏真、張旭，互有短長，或學六七而資四五，或資四五而學六七。觀其筆勢生熟，姿態端妍，概可辨矣。

宋之名家，君謨為首，齊範唐賢，天水之朝，書流砥柱。李、蘇、黃、米，邪正相半，總而言之，傍流品也。後之書法，子昂正源，鄧、俞、伯機，亦可接武，妍媚多優，骨氣皆劣。君謨學六而資七，子昂學八而資四，休哉蔡、趙，兩朝之脫穎也。元章之資，不減褚、李，學力未到，任用天資，觀其纖濃詭厲之態，猶排沙見金耳。子昂之學，上擬陸、顏，骨氣乃弱，酷似其人。大抵宋賢資勝乎學，元賢學優乎資。使稟元章之睿質，勵子昂之精專，宗君謨之遒勁，師魯直之懸腕，不惟越軌三唐，超蹤宋、元，端居乎逸少之下、子敬之上矣。

明興以來，書跡雜糅，景濂、有貞、仲珩、伯虎，僅接元蹤；伯琦、應禎、孟舉、原博，稍知唐、宋。希哲、存禮，資學相等，初範晉、唐，晚歸怪俗，競為惡態，駭諸凡夫。所謂居夏而變夷，棄陳而學許者也。然今後學知宗晉唐，其功豈少補邪！

文氏父子，徵仲學比子昂，資甚不逮，筆氣生尖，殊乏蘊致，小楷一長，秀整而已。壽承、休承，資皆勝父，入門既正，克紹箕裘。要而論之，得處不逮豐、祝之能，邪氣不染二公之陋。仲溫草章，古雅微存；公綬行真，樸勁猶在。高陽、道復，僅有米芾之遺風；民則、立剛，儘是趨時之吏手。若能以豐、祝之資，兼徵仲之學，壽承之風逸，休承之峭健，不幾乎歐、孫之再見耶！若下筆之際，苦澀寒酸，如倪瓚之手，縱加以老彭之年，終無佳境也。

規矩

天圓地方，群類象形，聖人作則，制為規矩。故曰規矩方圓之至，範圍不過、曲成不遺者也。《大學》之旨，先務修齊正平；皇極之疇，首戒偏側反陂。且帝王之典謨訓誥，聖賢之性道文章，皆托書傳，垂教萬載，所以明彝倫而淑人心也，豈有放辟邪侈，而可以昭蕩平正直之道者乎！

古今論書，獨推兩晉，然晉人風氣，疏宕不羈。右軍多優，體裁獨妙。書不入晉，固非上流；法不宗王，詎稱逸品。六代以歷初唐，蕭、羊以逮智永，尚知趨向，一體成家。奈自懷素，降及大年，變亂古雅之度，競為詭厲之形。暨夫元章，以豪逞卓犖之才，好作鼓努驚奔之筆，且曰：「大年之書，愛其偏側之勢，出於二王之外。」是謂子貢賢於仲尼，丘陵高於日月也。豈有舍仲尼而可以言正道，異逸少而可以為法書者哉！

奈何今之學書者，每薄智永、子昂似僧手，誚真卿、公權如將容。夫顏、柳過於嚴厚，永、趙少夫奇勁，雖非書學之大成，固自書宗之正脈也。

且穹壤之間，莫不有規矩；人心之良，皆好乎中和。宮室材木之相稱也，烹炙滋味之相調也，笙簫音律之相協也，人皆悅之。使其大小之不稱，酸辛之不調，宮商之不協，誰復取之哉！試以人之形體論之。美丈夫貴有端厚之威儀，高逸之辭氣；美女子尚有貞靜之德性，秀麗之容顏。豈有頭目手足粗邪癩瘡，而可以稱美好者乎！形象器用，無庸言矣，至於鳥之窠，蜂之窩，蛛之網，莫不圓整而精密也，可以書法之大道，而禽蟲之不若乎！此乃物情，猶有知識也，若夫花卉之清豔，蕊瓣之疏叢，莫不圓整而修對焉。使其半而舒，半而欒也，皆瘠蠹之病，豈其本來之質哉！

獨怪「偏側出王」之語，肇自元章一時之論，致使淺近之輩，爭賞豪末之奇，不探中和之源，徒規誕怒之病。殆哉書脈，危幾一縷矣！

況元章之筆，妙在轉折結構之間，略不思齊鑒倣，徒擬放縱剽勇之夫，妄誇具得神奇。所謂舍其長而攻其短，無其善而有其病也，與東施之效顰，復奚間哉！

圓為規以象天，方為矩以象地，方圓互用，猶陰陽互藏。所以用筆貴圓，字形貴方，既曰規矩，又曰之至，是圓乃神圓，不可滯也，方乃通方，不可執也。此由自悟，豈能使知哉！晉、魏以前，篆書稍長，隸則少扁。鍾、王真行，會合中和。迨及信本，以方增長。降及旭、素，既方更圓，或斜復直。有「如何」本兩字，促之若一字，「𦏧」、「昇」本一字，縱之若二字者。然旭、素飛草，用之無害，世但見草書若爾。予嘗見其《郎官》等帖，則又端莊整飭，儼然唐氣也。後世庸陋無稽之徒，妄作大小不齊之勢，或以一字而包絡數字，或以一傍而攢簇數形，強合鈎連，相排相紐，點畫混沌，突縮突伸，如楊秘圖、張汝弼、馬一龍之流，且自美其名曰梅花體。正如瞽目丐人，爛手折足，繩穿老幼，惡狀醜態，齊唱俚詞，遊行村市也。夫梅花有盛開，有半開，有未開，故爾參差不等。若開放已足，豈復有大小混雜者乎！且花之向上倒下，朝東面西，猶書有仰伏俯壓、左顧右盼也。如其一枝過大，一枝過小，多而六瓣，少而四瓣，又焉得謂之梅花耶！形之相列也，不雜不糅；瓣之五出也，不少不多。由梅觀之，可以知書矣。彼有不察而漫學者，寧非海上之逐臭哉！

常變

宣尼疾「固」，規矩諸說，無乃固乎？古人有缺波折刀之形，畫沙印泥之勢，無乃越於規矩之外？夫字猶用兵，同在制勝。兵無常陣，字無定形，臨陣決機，將書審勢，權謀妙算，務在萬全。然陣勢雖變，行伍不可亂也；字形雖變，體格不可逾也。譬之青天白雲，和風清露，朗星皓月，寒雪暑雷，此造化之生機，其常也。迅雷激電，霪雨颶風，夏雹冬雷，揚沙霾霧，此陰陽之殺機，其變也。凡此之類，勢不終朝，四時皆然，晦冥無晝矣。

所以脫巾跣足，大笑狂歌，園林丘壑，知己相逢，飲酒玩花，或可乃爾。如君親侍從之前，大賓臨祭之日，豈容狂放恣肆若此乎！是故宮殿廟堂，典章紀載，真為首尚；表牘亭館，移文題勒，行乃居先。借使奏狀碑署，潦草顛狂，褻悖何甚哉！信知真、行為書體之常，草法乃一時之變，趙壹非之，豈無謂哉。

所謂草體，有別法焉。撥鐙提捺，真、行相通；留放鉤環，勢態迥異。旋轉圓暢，屈折便險；點綴精彩，挑豎枯勁。波趯耿決，飛度飄颻；流注盤紆，駐引竊繞。頓之以沉鬱，奮之以奔馳，奕之以翩躚，激之以峭拔。或如篆籀，或如古隸，或如急就，或如飛白。又若眾獸駭首而還時，群鳥舉翅而欲翔，猿猴騰掛乎叢林，蛟龍蟠蜿於山澤。隨情而綽其態，審勢而揚其威。每筆皆成其形，兩字各異其體。草書之妙，畢於斯矣。至於行草，則復兼之，衄挫行藏，緩急措置，損益於真、草之間，會通於意態之際，奚慮不臻其妙哉！

正奇

書法要旨，有正與奇。所謂正者，偃仰頓挫，揭按照應，筋骨威儀，確有節制是也。所謂奇者，參差起復，騰凌射空，風情姿態，巧妙多端是也。奇即連於正之內，正即列於奇之中。正而無奇，雖莊嚴沉實，恒樸厚而少文；奇而弗正，雖雄爽飛妍，多譎厲而乏雅。

奈夫賞鑒之家，每指毫端努奮之巧，不悟規矩法度之逾；臨池之士，每炫技於形勢猛誕之微，不求工於性情骨氣之妙，不猶輕道德而重功利，退忠直而進奸雄也？

好奇之說，伊誰始哉？伯英急就，元常楷跡，去古未遠，猶有分隸餘風。逸少一出，揖讓禮樂，森嚴有法，神彩攸煥，正奇混成也。子敬始和父韻，後宗伯英，風神散逸，爽朗多姿。梁武稱其絕妙超群，譽之浮實；唐文目以拘攣餓隸，貶之太深。孫過庭曰：「子敬以下，鼓努為力，標置成體，工用不侔，神情懸隔。」斯論得之。書至子敬，尚奇之門開矣。

嗣後智永專範右軍，精熟無奇，此學其正而不變者也。羊欣思齊大令，舉止依樣，此學其奇而不變者也。迨夫世南傳之智永，內含剛柔，立意沈粹，及其行草，適媚不凡，然其筋力稍覺寬散矣。李邕初師逸少，擺脫舊習，筆力更新，下手挺聳，終失窘迫，律以大成，殊越轂率。此行真之初變也。歐陽信本亦擬右軍，易方為長，險勁瘦硬，崛起削成，若觀行草，復太猛峭矣。褚氏登善始依世南，晚追逸少，適勁溫婉，豐美富豔，第乏天然，過於雕刻。此真行之再變也。

考諸永淳以前，規模大都清雅，暨夫開元以後，氣習漸務威嚴。顏清臣蠶頭燕尾，閎偉雄深，然沉重不清暢矣。柳誠懸骨鯁氣剛，耿介特立，然嚴厲不溫和矣。此真書之三變也。

張氏從申源出子敬，筆氣絕似北海，抑揚低昂則甚雕琢矣。釋氏懷素流從伯英，援毫大似驚蛇，圓轉牽掣則甚詭禿矣。此草行之三變也。

書變若爾，豈徒文兵云哉。大抵不變者，情拘於守正；好變者，意刻於探奇。正奇既分為二，書法自醇入漓矣。然質樸端重以為正，剽急駭動以為奇，非正奇之妙用也。世之厭常以喜新者，每舍正而慕奇。豈知奇不必求，久之自至者哉！假使雅好之士，留神翰墨，窮搜博究，月習歲勤，分布條理，諳練於胸襟，運用抑揚，精熟於心手，自然意先筆後，妙逸忘情，墨灑神凝，從容中道。此乃天然之巧，自得之能，猶夫西子、毛嬙，天姿國色，不施粉黛，輝光動人矣。何事求奇於意外之筆，後垂超世之聲哉！

中和

書有性情，即筋力之屬也；言乎形質，即標格之類也。真以方正為體，圓奇為用；草以圓奇為體，方正為用。真則端楷為本，作者不易速工；草則簡縱居多，見者亦難便曉。不真不草，行書出焉；似真而兼乎草者，行真也；似草而兼乎真者，行草也。圓而且方，方而復圓，正能含奇，奇不失正，會於中和，斯為美善。

中也者，無過不及是也；和也者，無乖無戾是也。然中固不可廢和，和亦不可離中，如禮節樂和，本然之體也。禮過於節則嚴矣，樂純平和則淫矣。所以禮尚從容而不迫，樂戒奪倫而噉如。中和一致，位育可期，況夫翰墨者哉！

方圓互成，正奇相濟，偏有所著，即非中和。使楷與行真而偏，不拘鈍即棱峭矣；行草與草而偏，不寒俗即放誕矣。不知正奇參用，斯可與權，權之謂者，稱物平施，即中和也。

唐之諸賢，雖各成家，然有一手而獨擅一二長者，有多能而反拙一二體者。臨學之士，貴擇善而從焉。陸柬之得法於世南，晚擅出藍之譽。予嘗見其所書《蘭亭詩》，無一筆不出右軍，第少飄逸和暢之妙爾。張伯高世目為顛，然其見擔夫爭道，聞鼓吹、觀舞劍而知筆意，固非常人也。其真書絕有繩墨，草字奇幻百出，不逾規矩，乃伯英之亞，懷素豈能及哉！米芾乃謂其「變亂古法，驚諸凡夫」，何其苛於責人而昏於自反耶！

顏清臣雖以真楷知名，實過厚重。若其行真如《鹿脯帖》，行草如《爭坐》《祭姪帖》，又舒和遒勁，豐麗超動，上擬逸少，下追伯施，固出歐、李輩也。獨其《自叙》一帖，粗魯詭異，且過鬱濁，酷非平日意態。米芾乃獨倣之，亦好奇之病爾。

唐書雖有三變，虞、褚之真與行草，陸、李之行真，魯公之行草，率更之真書，長史之飛草，所謂出類拔萃，固非隨波逐流者也。懷素《聖母》《藏真》亦多合作，大字《千文》則穠肆矣，小字《千文》太平淡矣。世傳《自叙帖》殊過枯誕，不足法也。主善以為師，寧非步王之階梯哉！

老少

書有老少，區別淺深，勢雖異形，理則同體。所謂老者，結構精密，體裁高古，巖岫聳峰，旌旗列陣是也。所謂少者，氣體充和，標格雅秀，百般滋味，千種風流是也。老而不少，雖古拙峻偉，

而鮮豐茂秀麗之容；少而不老，雖婉暢纖妍，而乏沉重典實之意。二者混為一致，相待而成者也。試以人品喻之，謀猷諳練，學識宏深，必稱黃發之彥；詞氣清亮，舉動利便，恒數俊髦之英。老乃書之筋力，少則書之姿顏。筋力尚強健，姿顏貴美悅，會之則並善，折之則兩乖，融而通焉，書其幾矣。

玄鑒之士，求老於典則之間，探少於神情之內。若其規模巨集遠，意思窈窕，抑揚旋折，恬曠雍容，無老無少，難乎名狀，如天仙玉女，不能辨其春秋，此乘之上也。

初觀雖少，細觀實老，丰采秀潤，結束巍峨，引拂輕揚，氣度凜毅，世所謂少年老成，乘之次也。鱗羽參差，巒峰掩映，提撥飛健，縈紆委婉，眾體異勢，各字成形，乃如一堂之中，老少群聚，則又次焉。筋力雄壯，骨氣峻潔，劍拔弩張，熊蹲虎踞，只見其老，不見其少，有若師儒壽鰥，正色難犯，又其次焉。

燦爛似錦，豔麗如花，初視彩煥，詳觀散怯，正如平時誇伐，自稱弘濟，一遇艱大，節義遂虧，抑又其次矣。

夫任筆成形，聚墨為勢，漫作偏欹之相，妄呈險放之姿，疏縱無歸，輕浮鮮著，風斯下矣，復何齒哉！

神化

書之為言，散也，舒也，意也，如也。欲書必舒散懷抱，至於如意所願，斯可稱神。書不變化，